

御選語錄卷第四十

即十

歷代禪師語錄後集

雪竇持禪師

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
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即十

石佛益禪師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
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
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中巖蘊能禪師

師一日與黃提刑奕碁黃曰數局之中無一
局同千著萬著則固是如何是那著師提
起碁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
路迷殺幾多人

慧日安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狗走抖擻
口曰意旨如何師曰猴愁撻搜頭

雪竇智鑑禪師

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
滿城流水香

太平慧懃佛鑑禪師

師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
徧叅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惠祖不爲印
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還侍五祖得徹證
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
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
疑者此也遂叅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
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
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
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掌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山曰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

即十

二

老僧山又手近前云慧寂昨到瀉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悟顧師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無語忽一日謂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懨懨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何如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

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的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龍門清遠佛眼禪師

師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遂徧叅至太平見五祖旋丐於廬州偶兩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

即十

三

歸凡有所問祖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鑪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相與甚善話次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源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如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咬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闢少人過示衆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乃最第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師叅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歷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得即十老僧說話在齋後汝可來祖叅塔所與汝一四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疑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

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密啟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齊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

即十

五

矣

上堂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

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廬祇是不許人肩僧舉以叩師師曰是你先肩了更教甚麼人肩宿聞焚香遙望大隨拜謝

無爲宗泰禪師

師叅五祖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叅洎入室

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
悟去師曰洗鉢盂去呢祖曰你祇知路上事
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
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
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
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輓繡毬便下
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輓一輓看祖以手
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
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
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師聞大
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

五祖表自禪師

師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往請
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叅
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

即十

六

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
師曰德山小叅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
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
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
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
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
笑

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
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丈室
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
那於明窓下安排

九頂清素禪師

師聞五祖舉首山西來意話倏然契悟述偈
曰顛倒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
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

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

人祖大悅

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

牌十

七

守乃禮敬

法閃上座

師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閃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閃即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啟悟

師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花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鑪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乃令師試說之師曰某祇將花插香鑪

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

市油資爲業常隨衆叅問瑯琊瑯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資投地夫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真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佛燈珣

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人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石門聰和尚

聖

師在報慈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麼聲云鵲鳩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淨慈慧暉禪師

師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同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

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

雪竇嗣宗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烏豆

問如何是君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曰如何是臣師曰白雲閒不徹流水太忙生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雲行雨施月皎星輝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菱華未照前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團團無少剩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徧界絕纖埃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

聖

九

鑿鑿功前戲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十道不通耗

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華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曰如何

是功位齊彰師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吉祥元實禪師

師自到天衣早夜精勤脇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天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天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天衣令叅堂謂侍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天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天衣稱善

左丞范冲致虛居士

公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

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士與圓通擁轡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諾諾

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奏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鷲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

鑄公頓首謝之

徑山塗毒智策禪師

師初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萬壽
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
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

印十

十

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
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
城非實師領之往預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
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時版聲鏗然豁爾
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
來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
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_在師曰東
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
起家一麟足矣

虎丘紹隆禪師

印十

十一

師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
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
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欬耳遂由寶峰
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
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
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
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
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瞋睡
虎耳

育王佛智端裕禪師

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
則梁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
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轂漏在若是大鵬金
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

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
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

護國景元禪師

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
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
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
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

師因僧讀死心小叅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
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
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
拓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事機辯逸發圓
悟目爲聲頭玄侍者悟自題肖像付之有曰
生平只說聲頭禪撞著聲頭如鐵壁

靈隱慧遠禪師

內翰曾開居士久叅諸方紹興辛未值師領

光孝開來謁問曰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燈籠
露柱貓兒狗子開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
煩惱師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
年叅問何言不見師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
處見開擬議師震聲便喝開擬對師曰開口

底不是公開罔然師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
也開猛省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
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
拂子劈口截師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剡志慕禪宗久無證入一日舉不是

如十

十二

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非
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
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師求證師云居士見
處祇可入佛未得入魔在葛禮拜師曰云何
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葛乃頓領

華藏安民禪師

師謁佛鑑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
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
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作甚麼
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
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

即十

十三

玄沙僧昭禪師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
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南峰雲辯禪師

師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
露柱一下悟曰何不着實道取一句師曰師
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
斗而出悟大笑

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

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
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
囑咐叮叮嚀嚀且道叮嚀囑咐箇甚麼卓柱
杖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

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
喫冬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
邊鎌切菜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
研槌撩鉢

大滙佛性法泰禪師

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傅大士不
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
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
復說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
可末後更愁人

鼓山珍禪師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個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昭覺道祖首座

初見圓悟於即心即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貽愕悟聞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視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慧日默菴道禪師

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即十

十四

樞密徐俯師川居士

公叅圓悟悟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顛面曰裏裏何曾走却繫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龍牙智才禪師

師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

即十

十五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師叅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

顯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知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待制潘良貴依師久不契謂師曰某祇欲死

去如何師曰好個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便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望和尚慈悲師曰你祇管理會别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師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師嘗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視衣械師遂出院

龍翔士珪禪師

師醉心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

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晚至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閒言語師遂大悟

黃龍法忠禪師

印十

十六

師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礪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掩耳而出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相羊山水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翦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爲忠道者

印十

十七

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恒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

世奇首座

師徧參諸方晚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間羣蛙忽鳴候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眼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因以偈美之

護聖居靜禪師

師年十四禮白馬安慧爲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南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

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南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南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

開先智和尚

示衆曰宗之與教權道佛之與祖強名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覓實轉更參差若取自已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作對治時有僧問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云如何得入曰汝何劫在外頭問如何是佛曰汝喚那箇作

衆生云與麼則無佛無衆生也曰者衆生問如何是平常心曰蜂蠆狼貪云與麼則全衆生心也曰你道那箇是平常心云不會曰汝他後會去在問四大何緣有形曰你道虛空何緣無像云到者裏却不會曰我也不會又

曰汝道汝不會與我不會是一是二云乞和尚慈悲曰我早晚曾罵辱汝問如何是大道曰我無小徑云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問和尚見處如何曰非汝境界云學人見處如何曰取我處分又爭得云乞師指授曰我長劫來不曾蒙蔽汝

龍圖王蕭居士

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南臺安和尚

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寂寂底呢因有

頌曰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
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法輪添禪師

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
嘯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

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

即十

十九

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
迷路

光孝深禪師

上堂維摩一默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
拙君不見落華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
血

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
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中竺癡禪玄妙禪師

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
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
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
上孤峰

御選語錄卷第四十

音釋

嗽先候切 懣懣懣上忙果切 條式竹切 罄欬上
擬音漱 飣飣飣上與鐫同 顚匹米切音
音慨下音託 顚顚顚首也

御製後序

朕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爲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

聖祖勅封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土

克圖刺麻乃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衆之所欽仰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即洞達本來方知惟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踴躍讚歎遂謂已徹玄微儻侗稱許叩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針破紙窻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針

即十

二十

隙中之見可謂徧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着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乃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譬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當更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問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刺麻教回途工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諦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忽踴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

即十

二十一

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尚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土克圖國師刺麻實爲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輩不過曾在朕藩邸往來壬辰癸巳間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栢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只有千佛音禪師乃命召至旣見問難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窘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杲貧衲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汝等只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醒發因緣已具述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開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

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茲棄置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義味語所爲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奈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污有分鼓動識情橫生法執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前不堪舉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乃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未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而勸朕於此打之遠更是何

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世附會其說以爲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圖圖吞棗全未明白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物如云即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

即十

二十三

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尚不朽壞即屬異寶不可思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以後何以又復消泯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乃未至唐時即已無存豈世尊妄語誑語耶且以僧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總之未悟正法眼藏從何推測人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牽合附會耶况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圓覺性宗若有五性亦當有五矣古人專爲勸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衆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

不少朕既深明本旨只圖真實以辨平生
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
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即位以來十
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
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勞延佇求名之輩
更長業緣而世間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
朕愍諸有情無知愚陋恐其因此造諸謗
般若大罪孽不談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
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綫又
不忍當朕世而聽其滔滔日下也乃選輯
從上宗師喫緊爲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
使之擺脫生死根塵掀翻輪迴陷穽學者
當知朕今此舉實爲佛祖慧命所繫不惜
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脚秉拂之徒
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緝緝聚頭

即十

二十四

妄論是何宗派却與朕莫交涉在天下宗
徒能爲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拔頭然
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攔空撲
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一
番話墮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真不誠不
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
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
則是曹洞派起模畫樣滯相執緣以此求
契求證所爲將空塞空徒使朕與從上諸
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
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藩邸時
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
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
則機緣流布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
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障深重者必以

教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孔子評定懷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爲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整訛或曾在藩邸望見顏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巖木陳之流捏飾妄詞私

即十

十五

相紀載以無爲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此等之人既爲佛法所不容更爲國法所宜禁發覺之日即以詐爲制書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教外別傳將墜於地不得已而爲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趣皆由宗師所叅不謬所悟無垠如千里駒隨意舉步便是追風逐日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其與魔外有何分別茲選之有正

集外集前集後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真叅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象渡河腳踏實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固能爲人解粘去縛若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尚傳語句璨大師尚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應知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動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偷作自己法語災梨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

滑利者便鳴鐘擊板豎拂擊拳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懡㦬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度人佛祖門庭豈不污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

即十

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於

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旨拈瞎頌

剽竊成語差排牽合爲可解不可解之語

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

百千萬言無非活套以此爲拈代偈頌豈

不塗污古人誤累自己有何交涉虛費鑽

研夫講師詮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

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

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

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

別傳之教典矣况文字邊事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家至作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只是本分二字安可離却而爲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頌最爲後學人於頌

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端一開

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

枝蔓正爲此輩至乃子孫稍得世榮便欲

將祖父言句資緣入藏不思千古自有明

眼人豈得欺盡謾盡夫本爲利益將來流

即十

三十七

芳百世資緣入藏而乃忌其貽誤後人遺

臭萬年也何苦資緣自貽伊戚平素一無

所事喫得飯飽長連牀上三三五五握管

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縱使句句

如初祖所說亦乃餽羹餽飴與靈覺有何

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
能到何苦造大罪孽同於謗佛古人云佛
法不怕爛却又云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
法朕願天下宗徒叅則實叅悟則實悟此
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尚不
無污染可見從初發心便非真實爲生死
出家也若爲名利何如耕農作一孝弟力
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舉文學之士留
此宗門以待真正發心叅學之人免致塗
汚佛祖之慧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
宗正脉教外別傳諸書所選古德機緣語
句皆錯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宗統一
絲者尤爲乖謬古人語句專爲開人迷雲
後人選輯專爲垂諸久遠今乃挨門逐戶
拾取剩遺或珠或璣或金或銀或絲或布

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一家強收
一物入籠中更自誇曰秉公何庸愚之甚
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
亂錯出蜩斗與神龍並游野狐與師子齊
吼飽叅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
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爲毒害奚
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音昏憤
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
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編一則錯
雜不堪謂之宗統一絲即十直接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真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
統實危如一絲也其意不過取媚同門叅
學之徒俾感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
爲榮華此何異世間澆薄士子彼此標榜
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爲宗風太息

流涕者矣如朕於湧泉欣天衣懷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徧求不可復得蓋瞿汝穆輩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既雜取下等語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真正師範至言轉播棄之而不惜歷年既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一任香火歇絕不妄付拂者其與旨傳旨受祇圖支派蕃衍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慧命絕續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稟受其理相不可強同雖辦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着鼻孔是則亦爲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爲嗣續正當飲水思源奈何各立門

庭同於世間種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况伊輩旨傳旨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入頭是乃辦香法乳之恩理宜酌荅者也如或未能則

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爲不可天下叢林古刹衲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祖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徧滿震旦不但爲後世真叅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爲學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脚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則見相橫前仍泐此岸夫如來直指靈鑑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

即十

三十九

之妄亦乃破離妄絕對之真真妄兩途皆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真是以掃空生佛之虛華蕩盡妄真之閒說喫緊爲人無奈立此呵佛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鑒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二昧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絲採其二條內一條截去前後語言專錄其辱罵佛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誶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爲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堤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強作解事學人饒舌孤行象路鷄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旣以佛

即十

三十一

祖爲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爲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爲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槩置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即是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歡喜採輯鴟鼠嗜糞斯之謂矣又如大慧杲云今時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却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爲人等語此論大誤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祇因當時但知教乘初闡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拈據攘竊預備應

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頗能爲人然實不能不令入室三五徧而即悉其底蘊開堂說法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憑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慧杲悞人謬論叢林當爲烟戒况大

即十

三

慧杲旣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非依牆摸壁率意之亂統旣知之無疑豈忍不報佛祖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爲宗門一番整頓所冀天下禪僧改往修來英靈輩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爾等僧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縑素人我心會取如世尊所說三藏十二分一側束之高

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選輯旣竣書此以爲後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